

影评

“人生苦难重重。”这是美国作家斯科特·派克的经典著作《少有人走的路》的开篇第一句。诚然,苦难是人生的必经之路,然而并非所有表现人性的文艺作品都需要从人生苦难出发。许鞍华执导的电影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便为人生添加了另一重注解:生活或许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情节,却藏着令人动容的温度。“人活一世,不是为了惊天动地,而是为了安安静静地活着。”或许平凡人的生活里,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冒险,荡气回肠的爱情,但影片告诉我们,人生的意义并不会因为苦难和跌宕而消弭。

在信息爆炸时代,“平淡”愈发显得难能可贵。如今,几乎所有短视频都在想尽办法用标题、封面博取关注,几乎所有文章都在琢磨如何制造悬念,却很少有人记得,文艺作品的本质应该是诠释生活的本真。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便如润物细无声的雨,如丰子恺的散文,如阿城的白描,于轻盈中见厚重,在平常里显真章。影片选择以画面简洁、几乎无多余干扰的黑白照片开篇和收尾:开头,是几张天水围未开发时的黑白照片——泥塘、鸟鸣,随后跃入眼帘的是高楼林立;结尾,则是中秋佳节的灯火与吴莺音的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黑白照片是线索,也是点题,它们串联起过去和现实,土地记忆与人情冷暖。许鞍华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:真正值得被铭记的,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,而是普通家庭的春夏秋冬,一日三餐。

文苑笔谈

冯梦龙编撰的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和凌濛初创作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是明代五部著名的短篇白话小说集。作为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首的《喻世明言》,共收录了40篇作品,其中有2篇“赣州故事”。

《喻世明言》第二卷的《陈御史巧勘金钗钿》,讲完引子,言归正传,一句“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,有个鲁廉宪,一生为官清介,并不用钱,人都称为‘鲁白水’”,让人立时感到几分亲切。

故事说的是,石城县鲁廉宪的儿子鲁学曾,与同县顾金事的女儿顾阿秀从小定了亲事。后来,因鲁学曾父母双亡,生活穷困,顾金事便想悔亲,但阿秀坚决不同意。顾金事之妻孟夫人也想帮女儿一把,决定资助鲁公子聘礼。孟夫人命仆人老欧悄悄传鲁公子来家里后门相会。鲁公子因为身上穿得太破烂,不好见岳母,于是向表兄梁尚宾借衣服。不料梁尚宾得知原委后,心怀鬼胎,骗得鲁公子先在他家住一晚,自己冒充鲁公子连夜去了顾家见孟夫人与阿秀,并骗财骗色。此后,迟到的鲁公子终于在顾家见到了孟夫人与阿秀,得知真相的阿秀自缢身亡。顾金事不明就里,以为是鲁公子害了女儿,将他交官。知县对鲁公子严刑拷打,鲁公子屈打成招,“石城县把这件事当作新闻,沿街传说。”梁尚宾之妻田氏为人正直,知道这事后,憎恨丈夫的所作所为,与他离婚。正在此际,御史陈廉巡按江西,因其父与顾金事是同榜进士,顾金事也向

真实的天水围并非缺少吸引眼球的故事。千禧年初,这个聚集着单身母亲、辍学青年和独居老人的社区,曾因几宗社会事件进入公众视野,也因此被部分媒体贴上“悲情社区”的标签。许鞍华最初也是被这些故事的特殊性吸引,打算以一宗母亲弑子案件为原型拍摄电影。但在深入采访天水围居民后,她改变了主意。她说:“生活在水围的人,其实生活很平淡,很安稳。”于是,她放弃了悲剧视角,而是选择拆解标签,洗涤泥淖,将天水围还原为充满凡间烟火的平凡社区。毕竟,即便是荒原之上,也会有草木抽芽;即便是悲剧频发的地方,也依然有普通人在过平淡的生活。

媒体往往通过标签化让人们对某些群体产生固化的印象,而艺术的力量就在于能够拆解这种标签。在有些媒体放大悲情,有意将天水围塑造成一个悲情社区的节奏下,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却与这种叙事保持距离,用镜头语言将天水围“去污名化”。这种选择,既是镜头的温情,也是导演的人文关怀——她让观众得以了解真实的天水围,也赋予天水围居民的生活日常以艺术和价值。

影片聚焦一对平凡母子,讲述他们的日常片段。贵姐是再普通不过的妇女,年轻时为了缓解家庭压力,早早辍学打工,丈夫过世后,她凭超市的工作养大儿子三年之后,她的日常就是上班、买菜、做饭,而儿子既不是旷世天才,也不离经叛

《喻世明言》中的“赣州故事”

李伟明

他嘱托此事。陈御史“莅任三日,便发牌按临赣州”。他在审阅案卷时,发现了鲁公子一案的疑点,化装成布贩子前往石城县暗访,终于拿得真凶,还了鲁公子一个清白。梁尚宾被发本县监候处决,田氏则被失女的孟夫人收为义女,依然招鲁公子为婿。二人完婚时,才知道对方的身份,一个悲剧故事以喜庆收尾。

第二个“赣州故事”是第二十卷的《陈从善梅岭失浑家》。宋徽宗宣和年间,东京汴梁城一秀才陈从善金榜题名之后,带着夫人如春去广东南雄沙角镇巡检司上任。紫阳真君知道陈妻有千日之灾,命大慧真人化作道童,与陈从善为伴,护送他们夫妻。路上,道童故意装疯卖傻,如春因此讨厌他,陈从善于是打发他回去。行至梅岭之北时,当地有个申阳洞,洞中有个猢猻精申阳公,自号“齐天大圣”。齐天大圣看到如春貌美,令山神在梅岭下幻化一店,自己变作店主,诱陈从善一行住宿。到了半夜,齐天大圣起一阵风,将如春掳去。如春虽落入齐天大圣之手,但誓死不从,被罚作苦役。三年之后,紫阳真君出手降服齐天大圣,如春被解救,与陈从善夫妻团圆。

这两个故事,情节跌宕起伏,人物有血有肉,可读性都很强,在《喻世明言》一书中可谓上乘之作。从几百年前的古典名著中读到这样的篇章,我不禁对家乡文化添了几分兴致,多了几缕思绪。

通常情况下,一个地方在人文方面出名,要么有著名人物,要么有著名作品,要么有著名事件。单以作品而言,在历史上,也许赣州

《寻蟬记:书虫博物志》的作者陈涌海,用一位科学家的严谨态度,讲述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充满趣味性的主题——蟬。蟬,又称衣鱼,亦称蠹鱼,也就是爱吃书籍的书虫。在大多数人的眼中,书虫不过是啃食书籍的害虫,但在陈涌海的笔下,它们却是一种奇妙的生物。作者以独特的视角,将书虫与人文、科学、艺术等多个领域结合,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书虫博物志。

这部作品的信息量之大,令人叹为观止。陈涌海在书中不仅详细描述了书虫的种类、形态、习性等基本信息,还深入探讨了书虫与书籍文化、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他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,从古代诗



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海报

道,他觉得在家待着无聊,选择和朋友上网、打麻将,忧虑自己成绩不好,做着出去打工的打算。张家安对母亲的态度也算不上热情,不论贵姐要他做什么,他只用简短的“哦”作答,可他总能记得母亲说了什么,母亲提醒在OK店买报纸会赠送纸巾后,第二天他便带着纸巾回家。母亲一个电话,叫他给同事帮忙,他便立刻来了,又是搬电视,又是换灯泡。

数字媒体时代,电影厂商研究如何制造最逼真的车祸和爆炸,人工智能生成最唯美的画面,却鲜少有人记录平凡人的柴米油盐。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告诉我们:情节不一定跌宕起伏,人物也可以举重若轻。镜头可以是隔壁送来的冬菇,

缺乏土生土长的大家,但有些知名作品,却与赣州有着紧密的关联,这无疑也是珍贵的本土文化遗产。

除了《喻世明言》中2篇与赣州直接相关的故事之外,该书第十五卷《史弘肇龙虎君臣会》还提到过赣州元素——其中引用的一首诗《雪》,就有这么一句:“庾岭寒梅何处放?章台飞絮几时休?”该篇故事虽然和赣州无关,但这里的庾岭,就是大余县的梅岭。冯梦龙是苏州府(今江苏苏州)人士,《喻世明言》作为一部外地文人编撰的作品集,频频体现赣州元素,至少从侧面证明了赣州在历史上确实有影响力,被列为宋代“三十六大城市”之一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,明代以后,它依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,对一个城市来说,是可遇不可求的财富。如何利用这些资源,是今人应当思考的问题。以大余县的梅岭为例,此地历来是有名的景点。这里是大余县和广东省南雄市的界山,梅关古道今犹在。尽管《陈从善梅岭失浑家》这则故事的原文写得很清楚,故事地点是“梅岭之北”,但印象中,梅岭之北的大余,似乎没有。与这个故事有关的文字。倒是梅岭南坡的南雄境内,专门在古驿道旁边立了个碑,介绍这则故事的内容梗概。别小看这则短短的介绍,文字是有力量的。遗憾的是,很多时候,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造纸的价值,导致很多有意思的内容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不为人所知,

引人入胜的故事。在书中,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书虫所吸引,如何四处搜集资料,如何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。同时,他也在书中分享了许多有趣的发现。例如,不同种类的书虫在书籍上留下的蠹痕是不同的,这些蠹痕可以成为鉴别书虫种类的依据。他还发现,书虫在啃食书籍时,会优先选择那些纸张质量较差、墨水容易褪色的书籍。跟着作者一起探索发现、增长知识,读者不仅能够对书虫产生更深入的了解,也能充分感受到探索的乐趣。

《寻蟬记:书虫博物志》不仅是一部科学著作,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。作者在书中不仅探讨了书虫的生物学特性,还深入挖掘

可以是母亲递给儿子的半月月饼。贵姐母子的故事并不轰轰烈烈,他们没有“圣人光环”,却透着股近乎本能的纯善和温情。她们和邻居梁姨之间的互动,透着人世间最质朴自然的真情。这些温情并非来自惊心动魄的事件,而是通过一次次琐碎的互动累积起来的。或许善良并没有那么复杂,就是分摊食用油,陪孤寡老人去外地找孙子,抑或是分食一瓣柚子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提出,戏剧的根基是情节的发展与事件的逆转,正是行动中的矛盾和转折赋予了戏剧张力。此后,在现代戏剧理论中,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强调“冲突”对于舞台表演的重要意义。古往今来,戏剧往往意味着夸张的感情和盘根错节的矛盾。然而,当冲突被过分追逐,那些平淡日常的温度往往会被忽略。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是一部典型的“减法叙事”作品。它舍弃了复杂的故事线,戏剧性的转折,仅仅保留最朴素的生活细节。整部影片看上去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,却一切都在发生。导演通过对题材和镜头的克制筛选,让观众注意力得以落在人物最细微的动作与表情上。诸如贵姐扔掉丈夫牛仔褲的犹豫,梁姨在女婿拒绝接受金饰时的焦急……这些克制的表达表明了导演对平凡人人生的尊重,拒绝用戏剧化来消费小人物苦难,透露出人文的关怀与脉脉温情。

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生成,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

梅关古道

甚而淹没在历史长河中。

文化是软实力,文化更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了历史文化的重要性,致力于发掘历史文化资源。今人还可通过再创作等方式进行历史文化再利用,尤其是结合当下生活,创作更多新的文化产品。《喻世明言》中的两个故事都是很好的影视素材,如果将之改编,搬上荧幕,也许可使其一个景区或地方一举成名。我们熟知的《白蛇传》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传说,在《警世通言》一书中,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这个故事并没有后人所传的那么精彩动人,但经过几轮改编,无论是电影《白蛇传》,还是上世纪90年代大热的电视连续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都成了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。由此再说

了书虫与人文、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。他通过引用古代诗文、描绘书虫与书籍之间的故事等方式,让我们感受到了书虫依附书籍而生,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同时,作者也表达了自己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。他写道:“我只管考虑对我个人的意义——我好奇,我高兴,我愿意,我较真,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。”在阅读的过程中,读者能够时刻感受到作者对知识的纯粹追求与热爱。

《寻蟬记:书虫博物志》是一部充满魅力与神秘感的作品。它以独特的选题与视角、丰富的知识以信息、生动的叙述与有趣的发现以及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等方式,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书虫世界。

引人入胜的故事。在书中,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书虫所吸引,如何四处搜集资料,如何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。同时,他也在书中分享了许多有趣的发现。例如,不同种类的书虫在书籍上留下的蠹痕是不同的,这些蠹痕可以成为鉴别书虫种类的依据。他还发现,书虫在啃食书籍时,会优先选择那些纸张质量较差、墨水容易褪色的书籍。跟着作者一起探索发现、增长知识,读者不仅能够对书虫产生更深入的了解,也能充分感受到探索的乐趣。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这种选择,也与后现代语境中的“小叙事”一脉相承。法国哲学家让-弗朗索瓦·利奥塔在《后现代状况》中指出,相较于强调总体性与终极意义的“宏大叙事”,小叙事更关注局部经验和多元声音。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正是这样一部“小叙事”的电影:它让叙事从情节驱动转向关系驱动,从制造冲突爆发转向细节堆叠。而正是影片里那些普通平凡的角色,那些看似“无效”的镜头——买菜、做饭、分摊油费、邻里往来——构成了影片独特的呼吸心跳。这亦如米歇尔·德·塞托在《日常生活实践》中所强调的,平凡的实践行为本身就是社会意义的生成方式。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也通过质朴的镜头语言生成了文艺作品的另一种意义,而这不仅是一种叙事风格的选择,更是一种价值立场:无戏剧,亦成戏剧;于寻常,亦见非常。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所揭示的: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并非完全依靠制度,而是通过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像水面的涟漪一样,人情是由亲缘、邻里、友情层层递进的。在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,这些人情的涟漪通过日常小事不断扩散,看似“无效”的细节,就像契诃夫笔下那支永远不会开火的枪——它们既不制造矛盾冲突,也不推动情节发展,却让人物更为饱满,也让观众得以与他们平视:无需俯视苦难,不必仰视英雄,而是在这些平凡的片段里,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
剧评



《少年田野》剧照

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携手芒果TV、湖北联影创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网络微短剧《少年田野》,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跟着微短剧来学法”创作计划首批推荐剧目。有幸受主办方之邀,于媒体观映会上先睹此片,内心激荡难平,愿以文字为引,与诸君共析此作之深意。

在微短剧渐成风尚的当下,《少年田野》以超越形式的艺术格局与社会洞察,重新定义了短剧的叙事深度与美学可能。剧中每一帧画面皆如精心雕琢的视觉诗篇,光影流转间勾勒出人物幽微的心绪变迁;场景构建亦见匠心,从家庭空间的压抑细节、校园氛围的微妙张力,到检察院与看守所的凛然实景,无一不服务于角色塑造与主题表达。更令人击节的是其悬疑叙路的铺陈——多线叙事如织锦般交错展开,情节层层递进,节奏疾徐有致,数次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反转,不断牵引观众深入剧情的旋涡。然而,《少年田野》的真正力量,远不止于形式之精良。它将电影般的质感与悬疑类型的外壳,熔铸为对社会议题的深刻叩问。观众在追随主人公田野的命运跌宕、抽丝剥茧探寻罪案真相的同时,亦不自觉步入一场关于家庭教育、心理创伤与情感救赎的思辨之旅。

剧中对于田野犯罪根源的追溯,尤见创作者的社会良知与洞察力。他的罪行并非偶然的恶念迸发,而是被拐卖的童年创伤与扭曲的养父之爱共同催生的苦果。作品以冷静而悲悯的笔触,勾勒出家庭如何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温床,又如何暗藏救赎的微光。

原生家庭的影响,往往贯穿个体生命的始终。“幸福的人以童年治愈一生,不幸的人以一生治愈童年。”田野的成长轨迹,正是这句箴言的血泪注脚。他的行为背后,是父爱在代际传递中的扭曲变形,是自我认同的彻底迷失,亦是情感沟通彻底阻断后的荒芜。在他冷漠疏离的表象之下,始终奔涌着一座情感的火山——那是对亲情与温暖最深切的渴望。而他唯一能做的,是以沉默与压抑,将那喷薄欲出的孤独与痛苦,牢牢禁锢于心底。

与田野形成鲜明映照的,是宋明月这一角色。她所代表的,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另一种形态——在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下,将一切痛苦内化为对自己的苛责与伤害。她的家庭奉行一种令人窒息的条件之爱:“唯有优秀,才值得被爱”。这样的环境剥夺了她的自主与真实,迫使她将全部价值系于“成绩优异”与“乖巧懂事”之上。于是,“好学生”的标签成为她生命的牢笼,而她唯一的反抗,竟是渴望以一场离经叛道的危险献祭,在刺激的烈焰中灼烧出片刻的灵魂自由。

田野的外显之痛与宋明月的内隐之伤,共同指向同一命题:家庭环境在未成年人心理建构中,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。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,家庭从来不是背景,而是根源。少数案例中,家庭本身即为错误行为的模板;而更多时候,长期的心理创伤在未成熟的心灵上刻下深痕,成为一切行为偏差的土壤。剧中田未明与田野之间“替代性父爱”的刻画,尤为发人深省。理想的“替代性父爱”,应是以非血缘的身份,履行情感支持、价值引导与关怀守护之责——其意义在于缺憾,而非形式。一个高质量的“替代性父亲”,远胜于一个缺席或有毒的生物学父亲。然而,田未明所给予的,却是一面映照亡子身影的扭曲之镜。田野从未被允许成为自己,他只是养父情感的替身与容器。这种爱虽深切,却充满控制与窒息,彻底剥夺了他形成独立人格的空间。他的整个成长,都在回应一个扭曲的命题:“我是谁?——我是他人的影子。”于是,感激与怨恨交织,依赖与疏离并存,最终在情感的撕裂中,走向法律的边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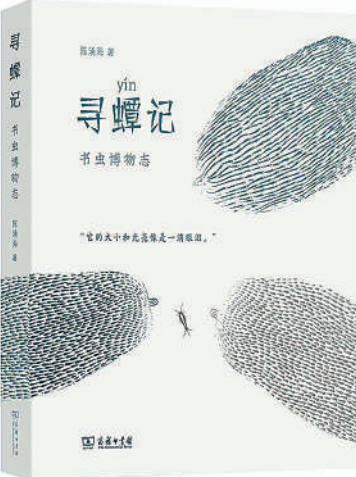
《少年田野》的深刻,不仅在于问题的揭示,更在于救赎的指引。剧中班主任老师对田野的发现与接纳,如一缕破晓之光——她未以“坏学生”的标签将其禁锢,而是看见他的围棋天赋与光芒,给予其被肯定的机会与被链接的可能。而更令人动容的,是少年司法体系中未检检察官展现的司法温度与专业力量。正是检察官们透过卷宗看见“人”的坚持,通过一次次专业介入与人性化帮扶,为在犯罪边缘挣扎的田野指明了回归社会的可能路径,让冰冷的司法程序承载起温暖的教育使命。这一笔触,是对学校教育、司法保护与社会支持系统协同发力之重要性的温柔提示。

于家长而言,此剧亦如一面映照自身的明镜。我们当反思自身:所爱的究竟是眼前真实的孩子,抑或自我期待的投射?当打破以成绩与乖巧为尺度的爱之条件,建立安全而无评判的沟通之境。倾听应多于说教,共情应先于道理,以朋友待之胜于以权威自居。家长更须直面并疗愈自身的创伤,避免将痛苦代际传递。若家庭陷入困境,要勇于寻求专业干预,不是为孩子“治病”,而是为整个家庭系统“重建健康”。

《少年田野》不只是一部微短剧,更是一则关于爱与救赎的当代寓言。它呼唤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:关注青少年幽微的心理世界,看见每一个“问题少年”背后,那一段亟待被理解、被温柔以待的创伤记忆。家的意义,从不在于结构的完整,而在于关系之中是否流淌着真诚的爱、稳定的支持与清晰的边界。《少年田野》值得我们郑重观看,静心思考,并以此为镜,照亮我们与下一代共同前行的路。

(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)

书评



《寻蟬记:书虫博物志》